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六輯
沈雲龍主編

梅楞章京筆記
丁士源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序 一

有明末造 盜賊倣擾 白山黑水之間 王氣蔚然而起 世祖入關 弔民伐罪 遂定燕都之鼎 然山河雖統於一 而人心終未大定 及聖祖御極 削平三藩 戡定宇內 修禮樂 明政刑 天子博學多能 旁及天文歷算諸學 均能與士大夫絮短論長 故衣冠之族 無不嚮往歸心 至武功所被 則東起長白 中逾絕漠 西訖天山南北 準回各部 可謂赫矣 又鑒於歷朝女主主垂簾 儲貳靡定 懿親專政 官寺弄權之弊 遂創爲家法 刊之鐵版 俾後世子孫 永守無替 世宗高宗 繼承統緒 發揚光大 燦燦乎如日麗中天 稱爲極盛 仁宣而後 雖較稍遜 然歷三百年 從無淫湮失德 越軌虐民之君 縱觀廿四史 誠未之前有焉 自乾嘉以還 盧騷民約之說 流入中土 歐美派新聞 遍佈各埠 逞其鼓惑之術 共和君憲 朝野囂然 往往失其主觀 而爲客觀所乘 及宣統御極 醉心立憲 因一鐵路之微 而舉棋不定 竟肇亂源 然川人之所謂抗路者 初非抗國抗君 且均頂戴德宗皇帝神牌 其非黨人也明矣 如責成地方官相機剿撫 一舉手投足之勞耳 至鄂亂初起 亦不過武昌一隅之微 其叛者均係懷懼官兵 且爲數不逾五百 瑞澂不逃 張彪即可平之 何至波及各省耶 及至亂起 則又張皇失措 統馭無方 坐令袁氏潛奪國柄 對革黨則以軍

威爲要挾 對朝廷則以黨人爲威脅 克漢陽而退軍 脅將士以共叛 內外朦蔽 厥孤迫寡

上下其手 爲所欲爲 空有用命之兵 忠盡之將 亦徒呼負負而已 終至大局山頽 不

可收拾 觀夫遜位之詔 能不令人感慨係之乎 然袁氏雖大欲得遂 而心猶未足 洪憲之

帝制未成 雲南之敵師已起 激憤交迫 賁恨以亡 又何益哉 而其所始於中國者 則群

雄並起 逐鹿中原 弁髦法紀 海內鼎沸 干戈擾攘 自相殘殺者幾三十年 人民之死於

兵盜飢饉者 更僕難數 嗚呼 以一人之私慾而害及億萬無辜蒼生 想九原之下 夫已氏

亦當椎心自悔也 羅蕙草堂主人 以簪纓世族 負笈重洋 歸國後 已遂知遇之隆 待聘

方伯之命 而遭時不造 鄂變以起 主人執法從軍 日觀黨人之無力 將士之忠勇 方擬

一鼓蕩平 克樹巨勳 乃爲袁氏陰謀所扼 主人愴念時艱 慷慨憤抑 莫能以伸 遂筆之

於書 曰梅櫻章京筆記 自甲午戰後 訖川鄂之亂 皆主人目所親覩 躬所親歷 其中如

賽金花之實事 袁氏之密謀 爲外間所不及知 清史稿所未備者 主人咸表而出之 及武

昌變起 種種軍中祕錄 得失所關 更爲治國者殷鑒 至筆墨之暢達 記事之簡賅 則尤

其餘事也 主人之言曰 武昌之變 其亂源有二 一爲英國備歐戰 恐中國親德 故一方

煽動黨人 擾亂中國 一方爲袁氏運動出山 更肆其狡計 煽動俄國 此爲外交之失策

其次則宣統三年之預算編製 擬裁撤各省綠營官兵 因而官兵懼裁思變 此爲軍事之失策 而其貽誤事機最重者 千端萬緒 括而言之 厥爲慶王信袁過甚 初不知袁氏貌爲忠藎 內懷詐謀 退隱彰德之時 卽備篡奪之策 故變亂一起 袁氏野心遂勃然以逞矣 最誤者 如旣命岑昌督師 何妨卽命其督鄂 否則鐵良亦堪勝任 乃旣派岑 復派袁 號令不一 軍政兩岐 袁氏遂得以肆其鬼蜮之伎 又政府擬命岑昌任湖廣總督 而以陸軍大臣界朗貝勒 乃後因袁心動 遂仍派袁氏署理湖廣總督 而袁以前線前由陸軍大臣直接指揮 不能聽其所爲 遂迭次辭職 終達其目的而止 袁氏此種要挾 固以爲奏無人耳 乃爲政者 更蹈其機阱而行之 豈非爲叢驅省乎 卽或無人可用 則授升允以陝撫 督陝甘之兵 由老河口入鄂 亦可迅奏膚功 至上海陳其美之變 一營之兵 卽可平亂 所惜者 忠言議論 不爲時用 八年之間 糜款億萬 練成十萬將兵 爲袁氏一人所操縱 當旣克漢陽之後 官兵戰勝而退 袁有拊膺痛哭者 可知將士忠誠 固未稍遜 所謂乏餉不能戰者 乃袁氏自圓其說耳 迨袁氏野心日亟 遂迫段等電請遜位 至此而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然已無及矣 讀肅王中原烽火長嘯返遼之句 不禁爲之三歎也 予與主人契合頗深 主人書成後 卽以相示 而命以序 念不文如余 敢貽貂續之譏 惟以主人三十年來 中

懷慘澹

一腔孤憤

惟予知之最深

故爲表而出之

至文之謫陋

固非所計也

是爲序

滄海客

序 二

讀清史至辛亥壬子之際 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首發難起自武昌 春雷一震 大陸龍蛇 崩騰並起 未幾而罪已有詔 又未幾而退位有詔 有清二百七十年艱難締造之運 於是焉終中國數千年創有之局 於是焉始 自古興亡陳跡未有若斯之易且速者也 論者謂清自世祖入關 戡定寰宇 武功赫懣 媲美漢唐 其文治所被 不惟較之元代氣象 有文野之殊 卽與北魏孝文改服易朔 冠裳文物悉與中國同風者 亦有廣狹大小之異 而普免全國錢糧之曠典 乃數數施之 尤爲希有之深仁厚澤 倘非孝欽顯皇后一反祖訓 醞釀四十年之久 頹敗覆亡 胡能若是之速哉 噫 是固然矣 更沿其流而溯其源 辛亥之變 肇於庚子拳禍 中外離畔 庚子之禍 基於戊戌政變新舊水火 而戊戌之變 實成於項城之告密 推原禍始 論亡清之罪 似不當置項城於孝欽下 況項城之東山再起也 包藏禍心 盜竊神器 不徒玩孤寡於掌上 卽革命偉人 亦孰不入其彀中 挾漢陽之捷 以塞敵胆 假灤州之電 以怵君心 更以北京兵變奠燕都定鼎之基 於是清室當日之練新軍設軍校 不啻爲項城蓄爪牙張聲勢 而黨人數十年之壯志熱血前仆後繼 亦無異爲項城作前驅耳 莊周之書有曰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 而無守備 則必攝緘縻 固扁鑄 此世俗所謂智也

然而大盜至 則負匱揭篋 搶囊而趨 唯恐絨膝扇鏑之不固也 然則嚮之所謂智者 不
乃爲大盜積者也 今清失其守 革軍取之 而項城並革軍而盜之 有盜賊之實 據共和之
名 奚必俟洪憲之來 始露廬山面目哉 然此皆昭昭在人耳目者也 果欲深悉個中之消長
盈虛 盍進讀蘿蘆草堂主人所著之梅楞章京筆記 主人以耳所親聞 目所親觀者 筆之於
書 如秦鏡之懸 鑄禹鼎之之象 秘紀珍聞 公諸同好 故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後之讀是
書者 或更有甚於余之廢書三嘆者乎 是爲序

黃石齋老人

梅楞章京筆記

十九世紀之末 世界病夫有二 一爲跨歐亞非三洲之土耳其 一則爲亞洲之中國 土耳其因回教關係 歐洲列強 尙不敢大肆侵略 而其在非洲及鄰接印度各屬地 仍被侵佔口岸 或憑地方官宣布獨立焉 亞洲之中國自馬關條約成立後 北京政府 痛於割地賠款 大講治強之道 署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張文襄公之洞 聘德國陸軍大佐練自強軍於吳淞口 英國駐京公使 亦大肆活動 成立貸款 展築山海關鐵道

是時 繼李文忠公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公文韶 以黃海爲京師門戶 不可無海軍 顧戰後祇有木質康濟練船一隻 晨宿列張四魚雷艇而已 王乃命水師營務處總辦潘志俊 會辦嚴復 召海軍各將領葉祖珪 薩鎮冰 劉冠雄 李和 程璧光 鄭汝成 六人至津 並約劉忠襄公坤一 宋忠勤公慶 馬忠武公玉崑 聶忠節公士成 共同討論興復海軍之策 時戰前在德國定造之八百五十噸每時速率十八海里之飛鷹水雷炮艦 已由德國交來 而英德法三國鑒於中日海戰事實 英國擬造每時二十四海里速率之二等鋼甲巡洋艦 並每時三十四海里速率之水雷驅逐艦 德國亦將各種新造艦艇增加速率 法則將炮艦加以改良

三國艦艇之未置無線電者 亦均一律安置 至其他國家之艦艇 亦均增加速率 故半月間在天津討論之結果 向英國定造四千三百噸 八吋口徑炮前後兩門 水雷發射管四 速率每時二十四海里 鋼甲二等巡洋艦兩隻 命名海天 海圻 三百五十噸 速率每時三十四海里 之水雷驅逐艦四隻 命名海陽 海陽 海鵬 海鳳 又向德國定造二千九百五十噸 六吋口徑炮前二後一 水雷發射管四 每時速率二十一海里之鋼甲三等巡洋艦三隻 命名海籌 海琛 海容 並派劉冠雄 程璧光赴歐監造 電由督辦軍務處恭慶兩邸會奏核准 同時命南洋大臣設法整理南洋海軍 因之署兩江總督張文襄因南洋尙有不堪戰鬪之祇有生炮 並無魚雷發射管 一千九百噸之開濟 寰泰 保民 鏡清 南琛 五輕巡洋艦 遂向日本川崎造船廠定造速率每時十三海里 (〇〇〇)六百噸備炮十生的一吋甲板之江防炮艦四隻 命名江元 江亨 江利 江貞 及二百噸魚雷艇四隻 當時福建有伏波 海長清 琛航 三等輕巡洋艦三隻 各一千二百噸 廣東有廣字海防炮艦十一隻 八百噸至三百噸不等 浙江有超武三等輕洋艦一隻 山東有鎮海炮艦一隻 劉忠襄公回兩江總督任後 適福建馬尾船政局 聘有法國技師故即命造八百噸 每時速率十九海里之水雷炮艦兩隻 命名建安 建威 張文襄回湖廣總督任後 復向川崎造船廠 定造七百五十噸之江防炮艦

六隻（二吋甲板 每時速率十三海里）命名楚秦 楚豫 楚謙 楚同 楚觀 楚有 故
論海軍祇北洋成爲可當第一線新式之艦隊 而南洋則成爲由江 楚 閩 粵 四督分管
雖有黃埔 南京 福州 三水師學校 而人材缺乏 統領及艦長 又均非海軍出身之人
故江防艦隊 夜間竟不能航行長江 出海演習 更無論矣 然北洋之海天 海圻 兩艦
亦因海軍人員之體育及呼吸關係 祇葉祖珪 薩鎮冰 程璧光 曹嘉祥 鄭汝成五員 能
在艦中每時駛行二十四海里 故劉冠雄長海天時 每時祇行十八海里 而海天竟衝沒吳淞
口外之成山島 可知中國海軍之所以不振者 固非由專講文學之李文忠 張文襄 王文勤
劉忠勳 所能逆料 亦由海軍出身人材 不澈底研究各種海戰法規及戰策所致 故當年
中日海戰 祇能謂日本帝國海軍與北洋海軍戰鬪之說 當是事實

北洋諸官吏 咸謂海軍已有辦法 重整陸軍 亦爲當務之急 尤以鐵路督辦胡燏芬 及由
朝鮮而歸尚未回浙江溫處道原任之袁世凱爲甚 顧胡袁二人 均不能握筆爲文 胡因將英
使交彼之應時練兵說帖 求寧波王宛生編修代擬條陳 王文思敏捷 且研究新政有素 遂
成兩稿 一以英使之說帖爲藍本 一則加以文字之渲染 王覺所渲染稿較妥 乃交胡燏芬
遞至京師督辦軍務王大臣恭親王慶親王及榮文忠祿 得命練定武軍十營 袁世凱微有所聞

以王爲北洋大臣王文韶之重要幕府 袁日趨其門 並與王宛生修楨及其同僚張金波錫鑾
 孫慕韓寶琦潘子俊志俊 四人拜盟 宛生向以袁爲韓事罪魁 故遇之頗疎 然袁仍矚顏
 逢迎 當時侯家后之名妓爲沈四寶 花媚卿 花寶琴 林桂笙 賽金花等 袁遂將朝鮮帶回
 之款 日以大寶班爲讌會所 肆其趨附伎倆 得求王代擬一練兵條陳 王卽以英使練兵說帖
 爲藍本之稿塞責 袁奉爲至寶 朝夕朗誦 緊記要點 繕就後 求榮文忠遞之 榮文忠逐
 條詳詢 袁亦逐條回答 榮遂攜袁同見恭慶兩邸 兩邸詢袁 袁亦明白答覆 較胡燏芬所
 答爲詳明 因胡乃紹興人 官話不如袁之流利也 袁卽於光緒二十一年 奉命督練新建陸
 軍 隸督辦軍務處 並將胡所練定武軍十營併入新建陸軍 王文韶旋入京管理戶部 並軍
 機大臣 恭忠親王薨逝 督辦軍務處裁撤 榮文忠奉命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 節制北洋海
 陸各軍 袁聘英炮兵中尉沙耳 及德國大尉數人 並召曾在德國炮廠研究炮術歸充威海衛
 炮兵教習之段祺瑞 爲炮工營統領 及在鴨綠江爲葉志超斷後之王士珍 爲參謀營務處
 馮國璋爲教練營務處 陸建章爲督操營務處 及北洋武備學堂出身之曹錕 何宗蓮 楊善
 德 盧永祥 王占元 李純 李長泰等 爲馬 步 炮 工 輜 營哨各官 張勳爲中軍
 官 並以旅順失敗被議之姜桂題 徐邦傑爲左右翼長 編修徐世昌爲文案 成新建陸軍營

制 簡章 及操法一書 分贈中外 戊戌八月 升袁世凱爲候補侍郎 榮文忠改編四川提

督 宋慶所部之毅軍三萬爲武衛左軍 直隸提督聶士成之淮軍一萬五千爲武衛前軍 署工

部右侍郎 袁世凱之新建陸軍七千爲武衛右軍 甘肅提督董福祥之甘軍八千爲武衛後軍

陝西提督張俊所部五千人爲武衛中軍 袁曾有康黨嫌疑 適伊藤博文經林權助日使在京之

活動特由日來京 將充最高顧問 袁遂向榮文忠切實反對 因得榮闔家保證 爲太后所諒

然仍時刻防其反覆 故以宋忠勤之毅軍爲袁之對手 及壬寅春宋故後 則以馬忠武爲繼

已丑 德人築膠濟鐵路 義和拳起事 十一月 榮文忠入京 爲軍機大臣 裕祿繼北洋大

臣 而武衛五軍仍歸榮文忠節制 哀得升山東巡撫 並以武衛右軍 維持魯省治安 義和

拳匪被驅入直隸境內 並不會剿 直以鄰國爲壑 然駐通州之武衛左軍 及駐蘆台之武衛

前軍 亦驅逐拳匪 故未沾染 當時宋聶二公 並查知拳匪大師兄不受槍炮之術 實係用

前膛槍 先灌入槍彈 後灌火藥 故發火後 火藥在前 槍彈爲火藥帶出 故不能傷人

拳匪終藉疏賢綱殺爲護符而入京師 得近端王 釀成庚子大變 聯軍入京 兩宮西遷 陝

宋忠勤所部 雖在楊村 河西務 及通州 與聯軍接觸 然並未損失 故分其軍爲兩部

一部以馬忠武領一萬人 護衛兩宮鑾輿 並召留魯之登州鎮總兵夏辛酉所部毅軍共二萬人

分佈直魯晉豫交界 搜剿潰兵游匪 並逼聯軍之西進 宋留有專員在京 故軍中情報頗敏 當德法聯軍自保定西進 其先遣隊於娘子關附近 竟遭地雷轟炸 全軍盡沒 聯軍總司令官瓦德西元帥 聞報震怒 命在北京打磨廠設立之北京知府（實係德軍之軍法處長）格耳 派軍醫官二十六人 下士五十二人 分布北京十三門 凡男人之出入城門者 均按照德國軍檢驗人伍兵體格章程 強迫檢驗 結果每一百人 凡十八歲至六十歲者 竟有九十五人合德兵體格 因此停止西進 德國格知府謠譯 係廈門海關三等幫辦葛麟德 嗜好甚多 每至賽金花南妓處吸阿芙蓉 故石頭胡同各妓寮 如有被德兵侵擾者 必告賽轉懇葛麟德寬怒或查辦

是時 丁士源與王文勤之子 日赴賽寓酬應 賽曰葛大人 吾等空相識月餘 前懇君攜赴南海游覽 君雖口諾 而終未見諸實行 葛曰 瓦德西大帥於南海紫光閣辦事 軍令森嚴 吾輩小謠譯不能帶婦女入內 語至此 葛遂詢丁曰 聞閣下曾入內謁瓦帥數次 昨日又謁參謀長 爲辦理掩埋善事 閣下或能攜彼入觀 丁曰 可 惟賽必須男裝 賽聞之大喜 遂呢丁進行 丁曰 余須先觀汝男裝有否漏洞 然後再定 賽遂散髮編辮 頭戴四塊皮帽 擦去脂粉 着灰鼠袍 金絲絨馬褂 裝竟 丁王兩人 覺其頗似一青年男子 乃曰

裝似矣 蓮步將如何 丁王乃慇懃賽購緞子快靴一雙 以飾其蓮翹 賽遂命霍夥即往買靴前來 用絨布兩大塊分包雙足 穿靴後 試行步履 頗覺自然 丁謂賽如能騎馬 即可作爲跟人帶入 賽異常高興 即請試乘丁王兩人帶來之跟馬 於是葛賽 丁王四人乃分乘四馬游行石頭胡同 覺並無破綻 遂約於翌晨十時同往 賽即留丁王葛三人同宿彼處 次晨 起床 葛回打磨廠辦公處 丁王乃攜馬夫及賽由丁在前分乘四騎出石頭胡同 經觀音寺越前門至景山三座門 守門美兵 詢丁曰 何處去 丁對以謁瓦元帥 美兵即任四騎入門 經圍城時 法國水兵守門者 又詢以何處去 丁對如前法兵亦任之入 過金鑾玉棟橋時 賽於第三騎大呼曰 好景緻 好看 丁曰 勿聲 迨至南海大門告守門德兵以謁瓦帥 兵曰 今晨瓦元帥已行外出 丁曰 參謀長在否 兵謂亦與瓦元帥同出 因之不克入內 及退歸賽寓 已鐘鳴一下 午餐後 丁王分別返寓 丁寓居有錢塘鍾廣生及劉陽沈蘊 幫丁辦理掩埋事宜 見丁遲歸 乃謂丁昨宵未歸 必有妙事 丁遂將一切經過向彼二人詳細說明 鍾沈退回自室 遂各戲草一稿 一寄上海游戲報李伯元主筆 一寄上海新聞報張主筆 謂賽金花被召人紫光閣 與瓦德西元帥如何如何 說成活現逼真 因此瓦德西元帥回國後發表剿拳日記以反證之 妄人又構孽海花一書 蜚語傷人 以訛傳訛 實不值

議者一笑。凡師既止西進。各公使遂與李文忠開始議和條件。

上年夏初。袁在魯驅逐拳匪後。即以境內肅清通報中外。劉忠勤、張文襄及駐滬商約大

臣盛宣懷遂與袁通電共保東南。李文忠與慶邸直至辛丑五月。始將和議大綱完全成立。

九月。李文忠薨。調袁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而以王文勤繼李文忠辦和約善後事宜。十月

袁至京。由慶邸電行在王文勤會奏派袁會同新升魯撫周馥接收天津聯軍所組之都統衙門。

唐紹儀以津海關道資格充提調。地面接收後。獲都統衙門所積存之關稅及雜稅銀五百

餘萬兩。因之袁得以大肆揮霍。是年。京師及行在各官。均得袁唐所贈大宗炭敬。故頌聲

載道。十二月。袁於正定府辦沿途行官。供張修廬。直至北京。壬寅。維新詔下。袁用天

津編修嚴復。吳縣舉人張一麟。三水舉人梁士詒。四川編修傅增湘。爲幕府。屢應詔陳言。

其大概均採自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及在橫濱出版之清議報。新民叢報之論說而已。

是時。肅忠親王善善管理崇文門稅務。向來每年稅收。最多爲十七萬兩。本屆竟達六十四

萬兩。而稅率並無變更。實心任事。故輿論贊許。竟在慶邸張文襄及袁世凱之上。

是時。俄國在東三省及朝鮮。活動甚烈。袁在北洋竟茫然不知應付。而日本朝野。且甚關

心。因之締結英日同盟。同文會之近衛公爵。早稻田大學之大隈侯爵。及在北京日本使館

之武官青木宣純 駐津司令官秋山好古 日本參謀本部福島安正 諸將星 均向北京及各督撫說明利害 當時由北京派宗室良弼 四川岳襄勤公鐘琪後裔岳開先 及嘉道間川陝湘鄂有名提督羅思舉後裔羅澤璋 湖北名將哈元森之後哈漢章 閩督許振緯之孫許崇智 及其戚馮耿光 王琦 荊州駐防鐵忠 舒清阿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之子程堯章 馬忠武之第四子馬○○ 毅軍統領提督馬金敘長子馬毓寶 均派赴日本士官學校 學習陸軍 而北洋之袁 兩江之劉 亦派王廷楨 陸錦 賈賓卿 蔣作賓 蔣雁行 李士鐸 朱國楨 管雲臣 吳錫永 陳其采 杜淮川等 往日學習 癸丑春 京津並派鐵良鳳山 段祺瑞 馮國璋 南洋派道員陶森甲 福建派道員孫道仁 浙江派道員程恩培 湖北派道員張彪 黎元洪 湖南派道員黃忠浩等 赴日參觀大操 歸設練兵處於京師 以慶親王爲管理大臣 袁世凱爲會辦大臣 鐵良爲幫辦大臣 徐世昌爲提調 分設軍政 軍學 軍令 三司 視正二品 以劉永慶爲軍政使 段祺瑞爲軍令使 王士珍爲軍學使 三司之下 各設科若干科設監督 視正三品 各省設督練公所 以督撫爲督辦 下設兵備教練參謀三處 於保定編成左鎮一萬二千人 小站編成右鎮一萬二千人 並另挑北京滿漢蒙二十四旗閒散兵六千人 於保定編練 京旗練兵一枝 以鳳山爲統領 並責令各直省設立督練公所 簡練新軍

並協濟中央軍餉 是時 開經濟特科 考取編修 袁嘉穀等升敘 川督以駐藏幫辦大臣 鳳全由川赴藏 道經巴塘至鸚哥嘴 爲巴塘土司所戕 奏派建昌道趙爾豐督兵征剿 六月 克巴塘 誅正土司羅進保 副土司郭隆宗 及首惡之堪布喇嘛數人 九月 平七村溝 遷正副土司之家族於成都 遣川籍道員傅嵩煊查戶口 定糧賦 權鹽稅 爾豐兵過裡塘 土司竟不與烏拉 爾豐遂移師攻襄城 並剿稻壩土司及喇嘛寺之各碉堡 中央以川爲入藏 要道 遂授趙爾豐爲川滇邊務大臣 並由度支部支撥開辦經費百萬兩 爾豐遂將巴塘裡塘 改上歸流 然地方廣袤六千餘里 故沿途增設驛站 關外設旅店 並於巴塘湖口建鋼橋 設製革廠 緞絨廠 麵粉廠 醫院 並設裡化縣 定鄉縣於裡塘 巴安縣於巴塘 又奏設 康安道 改打箭爐爲康定府 設河口縣裡化直隸廳同知 稻成縣 貢噶縣 巴安府 三霸 應通判 鹽井縣 均歸康安道節制 爾豐復派兵征剿德格土司 瞻對藏官調兵援德格土司 爾豐並遣傅嵩煊扼之於昌泰 事平 爾豐分德格爲五區 中區曰德化州 南區曰白玉州 北區爲登科府 極北地設石渠縣 西區曰同普縣 東區之絨壩縣 暫附於中區 設北邊 道於登科府 並勅令土司堪布喇嘛 收集印信 藏人給資回藏 爾豐並於登科府設製造銅 元局 然後渡金沙江巡視春科 察木多 八宿 宿西卽丹達山 定爲與西藏分界處 有四